



金涛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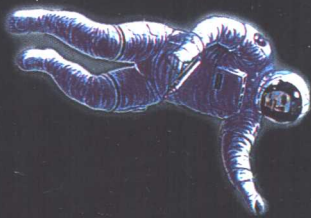
科幻故事大世界

奇奇怪怪的人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书中的科幻故事，是选取世界科幻小说中的名著，在保留原作品思想内容和主要人物、情节的基础上改编而成。这些科幻故事，内容集中，主线清楚，情节衔接紧凑，读来引人入胜。读者用较少的时间，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科幻名著的内容。





责任编辑：刘道远

美术编辑：颜雷

插图：杜晓西

封面设计

一言堂

书籍艺术工作室

目录

日本沉没	1
隐身人	28
弗兰肯斯坦	80
不朽的人	131
陶威尔教授的头颅	174
水陆两栖人	195





日本沉没

无名岛神秘消失

天气预报虽说今年夏天气温较低，但在梅雨季节结束后，却突然酷热起来。最近，连日超过 35 摄氏度，异常闷热。东京、大阪中暑病人增加，有的甚至因中暑死亡。而且，夏季缺水问题，一如往年，仍未获得解决。

小野寺俊夫在人群中挤来挤去。在人山人海的东京站八重洲入口，他走到装在墙上的冷水器前面，把嘴对准水龙头，踩了一下踏板，冷水哗哗地喷了出来。

他并没有去喝水，却半张着嘴，痴痴地盯望着冷水器后面的墙壁。

那儿有一条裂缝，顺墙垂直向上裂去，一直裂到天花板。裂缝宽 1 厘米以上，大约 1.5 厘米。

“喝完了吧？”站在他后面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不耐烦地问道。

小野寺胡乱地喝了口水，“对不起……请吧。”他说着，



离开了冷水器。当他抬头瞧了瞧对方的脸孔时，两人都不约而同叫喊起来，那个男子用宽厚的手掌使劲抓住了小野寺的肩膀。

“好家伙，原来是你老兄啊……”小野寺笑道。

“昨晚的醉劲还没醒过来吧？”那个男子叫乡六郎，是小野寺的老友，昨天夜晚他们还在一起喝了通宵的杜松子酒。他仰脸对着冷水器，喝了个饱，抹了抹嘴唇上的水珠，看着小野寺问道：“打算上哪儿去？上烧津……”

“嗯，是的。你呢？”

“去滨松，你也坐下一趟车吧？”

“咱们好像是一趟车哩。”小野寺给他看了看车票。

乡六郎看了看表说：“火车就要进站了。刚才我以为你昨夜喝醉了才大口大口喝水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呢？你可是弯腰站在冷水器那儿好一阵子……”

“是这个，”小野寺指了指墙壁，“我正在看这个呢。这好像是你的本行。”

“哼，”乡六郎伸出手指，指着裂缝说，“就这个呀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“当真？是不是因为地震的缘故？”

“这没什么了不起。走吧，火车进站了。”

坐进装有冷气的餐车，小野寺已经神志清醒过来，他一边喝啤酒，一边问乡六郎：“你去滨松，是工作吧？”

“还不是那项工程。”



“是流线型超特快吗？”

“是啊，接二连三出事，建设工程进展不顺利。”
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乡六郎说：“现在还不能说得太多，如果让报社听到了，可就麻烦了。总之，是各式各样的问题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当初测量出了那么多差错，严重的是，施工过程中还在不断出毛病哩。”他说的是从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工程。

“这意思就是说……”

“依我看，老兄，日本最近可有些令人提心吊胆哩，就像魔芋豆腐那样软颤颤的……”

餐车的人渐渐拥挤起来，乡六郎和小野寺起身回车厢时，这样说：“在这种大热天，你的工作可真叫人羡慕啊。”

小野寺苦笑道：“也并不是那么叫人羡慕的。这次要搭保安厅的船到南边去，不过是修理一下‘海神号’潜水艇罢了……”

“南边？”

“鸟岛东南，小笠原稍稍往北一点，有个岛子不见了。”

乡六郎转身问道：“是火山喷发吗？”

“不是喷发，只是无缘无故突然沉下去了。”

小野寺在静冈同乡六郎分手，换上东海道线来到烧津港口。停靠在码头的海上保安厅“北斗号”巡逻艇的后甲板上，装有盖着帆布的深水潜艇。他在那里碰上了M大学地质学副教授幸长，还有一个矮矮胖胖的人，幸长副教授介绍说：“小野寺君，这位是田所老师。”



“啊，是海底火山的……”小野寺点点头说，“我是海底开发公司的小野寺。”

“我的专业是地球物理。”田所博士纠正小野寺的说法，“因为插手的面太宽了，所以反而在希奇古怪的行当上出了名……”

“北斗号”长鸣汽笛，解开了缆绳，飞快地驶离海岸，一直快速南下。下午，驶进八丈岛附近。由于接到电报说，应当在该处汇合的总公司作业母舰“巽丸”，已经先期开到现场，因此，“北斗号”决定不在八丈岛停泊，继续航行。傍晚七点钟，“北斗号”已经到达鸟岛东北约30公里的汇合地点。

小野寺走进士官舱，桌上摊满了海图和文件，十名左右的学者和调查员，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个突然沉没的小岛。据说早在四五年前就发现了那个小岛，南北1.5公里，东西800米，海拔才70米。岛上长了许多草，而且还有直冒清水的泉眼，它还有一个类似马蹄形的相当大的海湾，是个非常好的锚地。

“据说，岛子下沉时，有乌拉加斯岛的渔民呆在岛上，他们的情况怎么样？”田所博士提高嗓门问道。

“已经派人接他们去了。”一个大学教授回答道，“明天把他们送回家去。”

舱门开了，进来一个50岁上下的男子，这个浑身散发着鱼腥和机油味、酷似渔民的男子身后，跟着皮肤晒得黑黑的三个人。



“他就是搭救乌拉加斯岛渔民的‘水天丸号’渔轮上的山本，那几个，就是岛子下沉时，呆在岛上的人。”

“请你们谈一下情况吧。”田所博士边让他们坐到椅子上边说。

那个名叫山本的渔民说：“那天，我们正在小笠原群岛西北方的孀妇岩东北一带打鱼，过了晌午，天气预报有热带低气压，我们就打算早些收工，找个岛子躲一躲。于是借着顺风 and 潮流，向北漂去，好歹到了那个无名岛。这时天已经黑了，我们在距离岛子700多米的海面抛了锚。那天晚上，除了驾驶员以外，大家都睡了。”

幸长副教授问：“抛锚地点的水深是多少？”

“我记得大概是15米。天亮前3点钟，船首好像叫什么东西给拖向海底去似的。大家惊醒过来，跑到甲板上一看，昨晚还黑不溜秋挺立在鼻尖前面的岛子，无影无踪了。渔船孤零零地漂在一望无际的大海当中。这时值班员爬上瞭望台，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向海里望去，接着大声喊道：‘有人在游水！’一看，在离船不远的地方，有人一边喊叫，一边游着。于是，我们马上去搭救，就是他们三个！”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田所博士喘了口气，“那天晚上，他们是在岛子上的吧？”

“在前一天晌午，他们划进那个岛子的海湾里修船帆，就睡在岛上的高处。正睡着觉，岛子就下沉了。这是从他们嘴里知道的。”船员山本说。

那三个乌拉加斯岛的渔民接着说，他们是下午到达岛上



的。独木舟和船帆直到傍晚才修好。他们三个在海湾正中的崖腰发现一个不太深的洞窟，就睡在洞内。半夜里，在黑森森的近处，响起涛声。其中年纪最大的老人把另外两人叫醒。水已浸进洞来。天太黑，找不到打捞起来的独木舟。三人慌忙逃向岛顶，海水跟踪而来。岛顶有个用石头垒起的台子，三人爬了上去。这时岛子基本上沉到海中，顶端变成浮在水面上的点点礁石。不一会儿，脚下的石块已被冲走，到处卷起许多旋涡，岛子已经消失，脚下全都是水，脚踩下去已没有陆地的影子。他们只好在茫茫夜海中游着，直到东方发白，看到远方有只船，便发出呼喊，向船只游去……

田所博士默默地听罢，说：“这么大的一个岛子，如此迅速下沉，这种情况还少见啊。”

一位年纪很大的海洋学专家点了点头说：“测深仪记录的海底图形，确认了这个岛子的位置。但是，它的顶端如今已下沉在水下90米。考虑到那个岛子顶端的海拔，只不过在两天半之内，就在这附近海底下沉了160米，田所君，你有什么看法……”

伊豆地震

小野寺回到东京的海底开发公司，已经疲倦不堪，他渴望休息，最好找个安静的地方听听音乐，或者干脆回家睡上一觉。这时调度部主任吉村把他叫住：“去喝杯生啤酒好吗？到银座去怎么样？”



“喝完还不是照旧满身大汗。”小野寺说道，“冷咖啡倒不错。”

吉村和小野寺到了西银座的酒吧间，喝了几杯杜松子酒，吉村这才透露邀他出来的本意，他要给小野寺介绍一个对象。

“想见面吗？”吉村把脊背往座位后面一靠说。

小野寺毫无思想准备，惊讶地问：“和谁？”

“愿意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可以见见面……”

“今天晚上？”小野寺吃惊地盯着吉村，“就这身打扮？”

“没关系！一般见见面嘛。对方26岁，相当标致，是有人家的大小姐，两三年前还在国外留学……”吉村极力怂恿道。

小野寺对吉村主任劝他相亲，从心眼里感到反感，吉村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，也许他这样关心自己是别有所图，至少是为了拉拢自己成为他的心腹亲信，而小野寺对这些争权夺利的事情毫无兴趣。不过，由于喝了很多酒，小野寺突然改变主意，他对吉村的计划倒想试一试，看看吉村究竟玩什么鬼花招。

果然，吉村叫来一辆新奔驰汽车，立即沿着第三京滨公路驰向镰仓新道。小野寺在车上睡了一觉，当他醒来时，汽车正沿着日薄西山的海岸飞驰；不久，在树木茂密的丘陵后面，出现了一座耸立半空的有如鸡蛋形的塑料建筑物，里面灯火辉煌，音乐悠扬。

汽车停在院前，吉村领着 小野寺穿过不太长的走廊，走



入一间椭圆形房间，墙角有一架大钢琴，正中摆着玻璃桌，四五个男女各自坐在奇形怪状的椅子上。屋角设有酒吧间，一个苍白面孔的少女在那里调配鸡尾酒。

吉村对这里的人似乎很熟悉，他边向众人打招呼，边把小野寺介绍给大家。当小野寺被介绍给站在酒吧间的姑娘时，他才知道，姑娘名叫阿部玲子，是这所别墅的主人，也是他今晚非正式相亲的对方，他稍感心慌意乱。

“喝这个吗？”玲子漫不经心地把手里的杯子递给小野寺，她的舌头有点打卷，显然喝多了。

“好。”小野寺陪着笑脸说，“那么，我就喝啦。”

小野寺逐渐地感觉到，自己置身于极不适宜的场所，觉得自己像个乡下佬。客厅里所有的人，有的是先锋派音乐的作曲家，有在杂志上拜读过其论文的少壮派经济学家，还有些是受人尊敬的演员和建筑工程师。不过，人们对他并没有另眼看待的意思。

“我说，小野寺先生，”那个穿夏威夷衬衫的青年作曲家亲昵地说，“听吉村先生谈过你的情况，你一定能够驾驶水底游览船吧。”

“勉强凑合……”小野寺答道，“是开式的，还是闭式的？”

“闭式的，虽说是像玩具一样，也能潜到300米。喏，是施瓦尔茨型的……”

“噢，就是这个啊，我倒是知道，打算干什么呢？”

经济学家接过话头说：“我们准备搞个水下游艺园，规



模不太大，我们打算给娱乐方面增添些新内容……”

“我们还打算搞个水下音乐厅呢。”音乐家说。

“你就参加我们的小组吧，大家都是玩玩。”另一个青年设计师说。

“我只管海底调查，行吗？”小野寺问。

“请你也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，你也当作一种消遣来参加，是吧，玲子小姐？”穿夏威夷衬衫的青年作曲家说。

“再来一杯怎么样？”玲子举起酒杯，醉眼惺忪地说。

过了片刻，玲子站起来，突然叫了一声：“游泳去！”

没有人响应她的召唤。

“没人去就算了……”玲子故意步履轻盈地向阳台走去。“那么，你们先睡吧……”她正好从小野寺前面走过，停下来向他瞧了瞧：“小野田先生，游泳去怎么样？”

“我去。”说着，小野寺匆匆脱掉短袖衬衫，然后更正道：“我叫小野寺……”

阳台一角，有个向斜开着的电梯隐藏在松树枝后面，电梯可以径直开到崖下的水面。他们下了电梯，玲子径直走向海中，小野寺往前追了过去。

海水微温，风平浪静。玲子游向海滨沙滩，把半截身子泡在水里俯卧着。小野寺也同样泡在水里坐了下来。

“有意同我结婚吗？”玲子突如其来地问。

小野寺沉默不语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不高兴？”玲子又问了一句。

“还不好说，”他淡淡地说，“才刚刚见面嘛。”



“吉村可在极力促成呢。”玲子一面喃喃自语，“这不是一件带有政治目的的婚姻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暗暗吃惊。

“不知道，我只是有这个感觉罢了。”

小野寺沉默半晌，然后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听说你爸爸拥有几个岛子哩。”

“还谈不上拥有什么岛子。因为父亲喜欢，才买下来的。可净是些小小的无名岛屿。”

“伊豆半岛的S岛也在内吧？”

“哦，怎么啦？”

小野寺心里明白了一大半。他知道，公司开发部曾对伊豆半岛和S岛之间的海底作过调查，他也曾参加，那儿发现了某种矿脉，可能是金矿，吉村当然掌握详细情况。怪不得他极力促成这门婚事，说不定从中捞到不少实惠吧。

小野寺沉默不语地向黑沉沉的海面望去。正在这时，地下迸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。突然刮起的大风扑面而来，飞沫溅到人身上。两人躺着的沙滩，噼啪颤动，滚石冲过山崖的茂密草丛，向他们身旁呼啸而下。与此同时，远处的伊豆山，彤云密布，掠过几道线型闪电。接着，山顶上闪烁着金黄色的光，通红的火柱冲入云霄，传来如同滚雷和连珠炮般的声音……

“什么？”玲子哑着嗓门问道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火山喷发！”小野寺答道。

“快点！”他高声喊道，催促着玲子。大地在不间歇地颤



动，碎石、尘沙和岩块不断从崖上滚落下来。他拉着玲子的手，飞快地跑着。刚才还被海浪拍击的沙滩，昏黑的海水迅速向海面退去，海面各处的岩石已经露了出来……

D 计 划

上午，内阁召开例行会议。由于头天晚上伊豆天城山的喷发和附近一带的地震，会议的议题转到了这方面。首相府的总务长官简单报告了伊豆地震的受灾情况。目前还无从知晓准确的数字，但海啸、地震和火山喷发已造成大量房屋倒塌，流离失所者达几千户，遭受不同程度损失者已超过几万户。天城山的熔岩已溢流到热川前沿，铁路、公路和旅游设施等方面的损失总额，估计已超过几千亿日元……

“无论是喷发还是地震，都没有提出过预报或警报吗？”刚出国访问归来的首相，面带倦容，喃喃问道，“政府不是早就做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预算，请人研究地震预报吗？”

“咳，想在五年十年之内搞出地震预报，是根本办不到的……”年纪最轻的科学技术厅长官说。

“关于地震，是不是先听听学者们的意见？”厚生省大臣建议。

“也没有什么精彩的意见。”技术厅长官苦笑着说，“所谓研究，不仅要花很多钱，而且研究成果又是区区无几。能讲出一二三的，少得可怜。”

“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嘛，”首相说，“总之，我倒很想领



教一下，地震学者肚子里装有多少货色。”他的眼光在总务长官脸上兜了一圈，“挑几个人，充分听听他们的意见。请你挑选人吧……”

内阁成员和学者，原定四天后举行的地震问题座谈会，为了对新闻记者保密，向后推迟了一个星期秘密召开。时间是晚上8点，地点是平河町新建成的大厦内某俱乐部。会上并没有多少令人满意的精彩发言。大藏大臣问：“今后地震是增加呢，还是减少？今后是否存在特大灾害和较大灾害的可能性？”

“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。不能说没有，但也不能肯定地说有。”T大学的山城教授回答得模棱两可，使人摸不着头脑。

这时一直闷声不响的田所博士发言了：“根据地震仪记载，地震活动指数最近几年明显上升，在正常情况下，每年地震次数平均是7500，而目前已经到了13000……”

山城教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当然，我们也承认它在增加，但太大的地震却在减少，主要是微震、弱震。”

“你是否知道，位于日本海沟西缘海崖上的重力负异常地区，好像以相当快的速度，正在向东移动这件事？一部分已经从海沟崖移向大洋海底了。”田所博士继续说：“大泉先生，对此你有什么高见？”

K大学的大泉教授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哦，我刚从国外回来十天……”

“最近，我有机会出去观测了一下。在南太平洋的小笠



原群岛的南方，有个小岛一夜之间下沉 250 米。也就是说，海底在一夜之间下沉了那么多。我坐着深海潜艇，在海沟下面，亲眼看到了密度非常高的海底浊泥流。而且，最近几年之内，日本陆地震源深度有增大的趋势……”

山城教授打断田所博士的话说：“今天晚上不是进行学术讨论的场合，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首相和内阁大臣大体上了解一些情况……”

“我正是为了对首相说明这些情况，才来参加这个会的，”田所博士砰地一声合上笔记本，“我觉得，作为执政者，还是下定相当的决心才比较好一些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可能会发生相当严重的事情，我有这个预感。”

田所博士这番话，使在座的人一时沉默下来。首相面带不安，把视线投向山城教授。

“请问可能会发生什么事？产生这种想法的根据又是什么？嗯，田所先生。”山城教授冷冷地问道。

“到底要发生什么，现在还不清楚。至于根据嘛，还相当不足。”田所博士沉着应付，“我认为，今后日本列岛的动向，有必要对海底加以注意。而且，到目前为止，很可能出现光靠过去积累下来的观测实例就无法预测的新现象，这是我们经常容易忽略的，也就是说，地壳运动的变化，大大加快了速度……”

对田所博士的发言，在场的科学家都认为言过其实，缺乏有说服力的根据，首相又问他：“刚才，你说执政的人要有相当大的决心，但不知下多大才好？”